



廖韻芳  
民國四十五年三月十八日生  
台灣省雲林縣人  
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  
現職／  
國文教師

作品／  
小說：沒有武器的戰爭、白鴿之死、  
變奏的驢歌等

## 蜂與蝶

短篇小說入選 廖韻芳

標題好風光：  
提早半個小時下班，惠君開著祥瑞一千，先去接曉玟回家。一路上，楚璇的笑臉不停在眼前晃啊晃，報上的

「留美醫學博士歸國服務。」

喜悅之中竟有一絲妒意，惠君警告自己：多年好友了，不該沒風度。

一個星期不見，曉玟興奮得吱喳個不停：

「媽，晚上去那兒吃飯？爸是四十五歲大壽呢！」

「去兄弟好不好？我最愛吃那兒的台菜。」

才十二點過一刻，中山北路已經塞滿車輛，惠君小心把著方向盤，唯恐出錯。曉玟還在不停改變主意：

「吃西餐好了，最近新開一家龐德羅莎，廣告做得好大。」

惠君沒有回答，自從仲文到美商公司以後，共進晚餐已經是奢侈的願望。雖然他最疼曉玟，也知道慶生通常

會出去吃館子，可是，昨天晚上並沒有肯定的答覆。

「明天香港有個重要的客戶要來，我盡量挪挪看：」

「小心，媽：」

隨著曉玟的尖叫，惠君猛踩剎車，總算在快碰上時停了下來，前面的司機搖下車窗：

「你會不會開車？紅燈沒看見呀！」

惠君知道自己理虧，忙笑一笑賠禮，隱隱約約飄過來一句：「女人開車，莫法度。」

曉玟不服氣：

「什麼女人不女人，無聊。」

綠燈亮起，惠君定定神，車子疾速滑上高架橋。曉玟說：

「台北的人實在了不起，每天塞那麼多車子，居然也都回家了。暑假我去美國……」

惠君有些怕曉玟提美國，把話題岔開：

「晚上我弄幾道菜，就在家吃好不好？」

「好啊！我最愛吃紅燒蹄膀，可是：會胖欸！」

惠君就愛曉玟這種說什麼都好的脾氣，不像瑞麟犛扭得很。

「媽，我們下禮拜要模擬考，如果我進步十名以上，你叫爸爸帶我們去郊遊，好不好？」

又是一個不敢承諾的要求，幸好到家了，惠君停好車，含糊糊糊應付過去。

「再說吧！你先回去，我到市場買菜。」

「我也要去。」

週末中午，市場上全是剛下班的職業婦女，望著她們，惠君好像望見自己——形色匆匆，一臉倦容，每天在公司之間游離，也不知圖些什麼？不知怎麼又想起了楚璇：

她下飛機沒？會不會有記者訪問她？

正好走到肉攤前，惠君停住腳，也抑住那起伏的思緒。

「來個豬肚。」

曉玟在一旁樂得大叫：

「要煮酸菜豬肚湯，好棒喔！」

肉販望著曉玟，笑謎謎說：

「你最好命囉！不像她，下課就得來幫我的忙。」

惠君溜一眼肉販的女兒——和曉玟差不多年紀，臉上有些油漬，却掩不住一雙慧黠的眼睛。

「也念初三了？」

她點點頭，包起豬肚，交給惠君。曉玟問：

「妳們的功課重不重？」

「還好啦！」

肉販用力剝大骨，骨屑噴在臉上，他隨手一抹：

「她都念第一名啦！一心想念高中，我叫她去考五專，生在什麼人家，就得認什麼命。」回到家裡，曉玟沉默不少。惠君忙著清洗豬肚，知道她是受到刺激，過一會兒就天晴了。曉玟有一搭沒一搭理著書包，好不容易盼到惠君從廚房出來，遞過成績聯絡簿，悶悶地說：

「媽，我是不是很丟你的臉？賣肉的女兒都可以考第一名。」

翻開成績簿，英、數又是紅字，惠君的心利時沉到谷底。瑞麟去年在高中聯考失利，今年曉玟也不樂觀，難道這就是自己的命？擡起頭來，一張沮喪的臉逼在眼前，惠君知道自己也好看不到那兒，勉強打起精神。

「傻瓜！妳只是英、數比較差，其他都不錯呀！何況，賣肉的家裡也會出天才，對不對？」

「是不是突變？就像你和爸爸那麼好，我跟哥都……」

惠君被曉玟逗笑了，推推她腦袋：

「胡說八道！去睡個午覺，三點起來念書。你的讀書環境是比較好，要多利用。」

「好吧！」

曉玟拎著書包進去，又探頭出來：

「媽，美伶在前兩天去美國了，根本不必煩考試，那才真叫好命。」

惠君揮揮手：

「睡覺去！你是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啦！」

曉玟總算進房了，惠君對美國兩字又敏感起來。當年放棄不去的，不料今天竟成負擔，也很想睡個午覺，偏偏有滿屋子雜亂等著收拾。一面盛水洗衣服，一面擦桌子、抹地，不由得懷念仲文當公務員的日子。每天準時上下班，家務也有個帮手，現在全得一個人挑，真巴望能有三頭六臂。

正在兩手濕淋淋時，電話響了，是小邱。

「嗨！楚璇回來了，明天給她接風吧！」

惠君答應，腦子裏盤算的是：該去領錢了。為了去美國，連給老友接風，都有些捨不得。掛上電話，表姐的話又在耳際迴響：

「為孩子著想，大人苦一點算什麼？仲文這個工作可是千載難逢，待遇高不說啦！如果在分公司的表現好，就有機會調到美國的總公司，你和孩子也可以跟著移民。」

移民是壓根兒沒想過的念頭，却在表姐的慫恿下，漸漸活絡起來。表姐在保險公司待了二十年，每個月的工資獎金就足以養家活口，表姐夫在紡織廠做事，景氣好的時候，年終獎金勝過仲文一年薪水。人人稱羨的收入，表姐仍不滿足：

「我託人在美國物色餐廳，知道劉素雲嗎？她現在可發啦！自己當老闆娘，每天忙著數美鈔，不像我們苦哈哈地瞧人臉色。」

談了四、五年，表姐終於在去年底走了。臨走前，拉著惠君殷殷囑咐：

「我等你們來，有什麼事儘管找我。如果你和仲文一時辦不成，就先把我交給給我，我會比親生的還疼她。」

光接曉玟也不成，惠君比較操心的是瑞麟，男孩有兵役問題，再拖下去怕就走不成了。也難怪仲文半年來急於表現，以致不眠不休。

把菜洗洗切切，大致就緒時，已經快六點了。沒有仲文的電話，應該是會回來，奇怪的是連瑞麟都不見踪影。曉玟喃喃咕咕：

「爸到底回不回來嘛！我打個電話去問。」

「不行！那個女經理苛得很，搞不好又要囉嗦。」

「奇怪！打電話也有罪。」

曉玟不甘不願擱下電話，鈴聲適時響起，曉玟劈頭便兇一頓：

「爸，你怎麼還不回來嘛！媽弄了好多菜，我不管！你自己跟媽說。」

惠君接過電話，仲文的聲音充滿愧疚：

「我以為可以趕回去，剛剛又來一通國際電話，得馬上處理，你們先吃吧！」

惠君聲音澀澀地：

「今天是你的生日，曉玟上禮拜也沒看到你……」

「我知道，我會儘早回去，你不生氣吧？」

惠君默默不語，能生什麼氣呢？正想掛掉時，曉玟一把搶過去：

「爸，祝你生日快樂。」

曉玟噙噙笑著，惠君只覺得整顆心空蕩蕩的，毫無著力之處。都半年了，還是沒辦法學得獨立。記得仲文第一次晚歸，家裡只有自己一人，什麼奇怪的憂慮都湧上心頭：會不會喝醉酒開車？是不是被同事拉去喝花酒？好不容易盼到他回來，狠狠吵過一架，向表姐提及這事，竟被數落一頓：

「妳的依賴性太强了。那個男人沒有應酬？還好你生在日本，日本的男人下班都不回家，到酒館去喝酒呀！聊天呀！他們覺得窩在家的男人沒出息。你呀！要學習獨立、堅強，把照顧家的責任挑起來，讓仲文安心去創一番事業。」

受了表姐刺激，才去學開車，從前不管什麼繳稅、換保險絲、修水管的事，現在也都一肩挑起。惠君自認堅強許多，但是，面對一個沒有男主角的慶生會，還是不知該如何自處：

「好沒意思！爸不回來，我們隨便泡麵吃。」

看曉玟滿臉失望，惠君安慰她：

「別難過，等瑞麟回來，我們去外婆家。」

「討厭！哥還不回來。」

「大概塞車吧！」

在曉玟千盼萬盼下，瑞麟終於入門。看他兩手空空，惠君覺得納悶：

「書呢？」

瑞麟沒好氣：

「放在補習班啦！每天揹來揹去，讓天下人都知道我是重考生。」

惠君體諒他心裏煩，不想計較，倒是曉玟看不慣。

「哥，你怎麼這樣講話？今天是爸生日，而且，等一下要去外婆家。」

「要去你們去，我才懶得去看他們臉色，哼！考上建中有什麼了不起？」

「瑞麟扭身進浴室，曉玟嘀嘀咕咕：

「好像吃了炸藥，見面就兇哩爪嘍的。」

偏偏瑞麟聽見，回頭衝著曉玟就是一鎗：

「等妳考上北一女，再用八大轎擡去，那才風光。」

曉玟氣不過，「哇！」一聲哭了起來。惠君的火氣陡然冒上來：

「不許吵！菜也別煮了，通通吃泡麵。」

惠君三兩下把菜丟進冰箱，回頭兩個孩子都溜走了。客廳突然靜下來，只有仲文的生日禮物孤零零躺在沙發上。一包是自己買的襯衫、領帶，一包是曉玟帶回來的，惠君拆開來，居然是盒男性面霜，卡片上寫著：

「爸：

您最近好忙，也增加不少皺紋，送您一罐面霜，祝福您——

身體健康

青春永駐

小寶貝」

凝視那稚氣未脫的筆跡，惠君彷彿還摟著曉玟，那時她剛牙牙學語，最喜歡問她：

「妳愛不愛媽媽？」

「愛。」

「妳是爸爸的什麼？」

「小寶貝。」

曉玟從小會撒嬌，瑞麟就不大一樣，他通常是拍著胸脯說：

「我長大要孝順爸爸，媽媽。」

由卡片體會出曉玟的關懷和愛，惠君不禁為自己的發脾氣愧疚，大人的壓力，何必讓孩子來承擔？

仲文回來已是深夜，惠君還沒入睡。談起孩子，甜蜜中有一絲感傷。

「你還記得生瑞麟的時候嗎？在南部那家小醫院，醫生不來，你急得三月天直冒冷汗，誰知道一眨眼都該念高中了。」

仲文一身疲累，關心的是瑞麟眼前的情況：

「他最近念得怎樣？」

「壓力太重了，脾氣比較大，剛才還和曉玟吵了一架。」

「曉玟呢？」

「英、數還是沒起色，公立學校大概沒希望。」

仲文欲言又止，惠君看出他有心事。

「你是不是有什麼不愉快？」

「那個女人實在不可理喻。」

惠君知道仲文說得是徐經理，她的幹練精明不下於表姐，一雙眼睛好像隨時在防備什麼，兇起來簡直像要吃人。

「反正規矩做事，也沒什麼好挑剔的。」

「是為了上回我去香港的事兒，那邊的人打電話來誇我，她居然託人警告，叫我別想搶她經理的位置。」

想起商場上的勾心鬥角，惠君有些不寒而慄。

「小人！還是以前的老同事……」

話說一半，惠君硬生生吞回來，仲文早已察覺：

「別提以前了，既然做了過河的卒子，只有拼命向前。我就心去美國的事，會遭她阻撓。」

「那就拉倒，反正日子照過。」

惠君說得乾脆，仲文却不肯放棄：

「我等於把前二十年的基礎拋掉，從頭走一條新路。雖然眼前有些荆棘，可是，走下去遲早有收穫，為了孩子，再苦也得熬下去。」

惠君心頭像一團亂絲，既心疼丈夫日以繼夜工作，又想卸去孩子身上的重擔。尤其是瑞麟，落榜以後好似換個人，每回提起那些明星學校，就像刺蝟要扎人，也許只有離開，才能消除他心底的陰影。

「沒有其他途徑出去嗎？」

「現在的限制越來越嚴，很難吶！你知道劉侃吧！他聽說投資可以移民，花了七、八百萬，最後是上惡律師

的當，差點沒跳樓。」

「我可以問問表姐，對了！楚璇剛從國外回來，或許比較清楚門路。」

「算了！表姐教你的都是旁門左道，楚璇八成會勸妳別出去。」

雖然被潑一盆冷水，惠君仍是抱著希望去參加聚會。四、五年不見，楚璇比上次回來的鋒頭更健。小邱明裏捧她，暗裏免不了有股酸溜溜的味道。

「我就說嘛！當年楚璇就是個女強人，現在更不得了啦！超博士、歸國學人，我們這些黃臉婆，唉！不提也罷。」

楚璇老早習慣小邱的明譏暗刺，只是淡淡一笑，倒是對惠君有很深的關切：

「小麟和小玟好不好？」

惠君不喜歡在小邱面前吐苦水，輕描淡寫帶過：

「都要考高中了，瑞麟比我高過一個頭。」

偏偏小邱不饒人：

「惠君的兒女一定都是念北一女、建中的啦！惠君當年是第一名畢業，老公又是精挑細選的高材生，這麼好的品種，孩子當然呱呱叫啦！」

「什麼品種，又不是養豬養牛。」

小邱倒是經得起，舉起酒來便乾：

「好嘛！算我粗魯，我那個寶貝兒子才真是叫牛，成天和人家打架，差一點還混幫派。」

這套開場白大夥兒聽過n次，都懶得追問，只有楚璇不明究裡：

「要多教他呀！」

「那當然啦！生意再怎麼忙，對兒子的教育，我是絕對重視。一發現他不對勁，我就忙著找心理醫生，七問八問，原來是升學壓力作祟。這倒是好解決，我弟弟老早就移民到美國，我就託他把John帶去。」

「誰是John？」

「笨！就是他兒子嘛！」

小邱不在乎老彭和阿美的打岔，依舊口沫橫飛：

「才去半年而已，現在全都上軌道啦！人家美國的教育制度是合理，每天沒幾堂課，回家也不用趕作業，只要制度正常，孩子的心理、生理發育自然都正常，上個月我去看他，一張臉圓嘟嘟，活像吹氣球。」

大家都笑了，阿美是敷衍，老彭含著鄙夷，楚璇有些不以為然，惠君却摸不清自己是什麼滋味——嫉妒中竟有些許羨慕。小邱炫耀夠了，話題轉到楚璇身上：

「這回想待多久？」

「不會走了。」

「真的？你要回來開業？」

楚璇搖頭：

「我不開業，是接了政府一個研究計劃。」

「傻瓜！現在開業多好賺，我有個醫師朋友才過癮，找四個人合夥開醫院，一個人在臺灣負責一季，其他三季就在美國逍遙，妳呀！居然放著金礦不要？」

楚璇沒有回答，很快把話題岔開，惠君却很清楚她心裏的想法。從初一到高三，兩人都是南部小學校裏的佼佼者。楚璇每一科都強，簡直被當天才一樣捧著。每樣比賽都少不了她，她也輕而易舉便拿得冠軍，高二那年，她突然不再參加比賽，惠君記得自己擔任學藝，問她為什麼時，楚璇的眼神裏有些落寞：

「我害怕自己變成蝴蝶，空有美麗的彩翼，沒有真實的生命。」

此刻想起這句話，惠君的心竟隱隱作痛。當年學校小，社會組和自然組合為一班精華，自己也在確在社會組中佔過鰲頭。可是，今天呢？只不過是個小公司的職員，終日為餬口奔忙而已。惠君不禁感慨：再絢爛的生活總會趨於平淡。莫非家真是一種桎梏，會拉著女人向後走？老彭一直抱獨身主義，目前在金融界也蠻有份量；阿美倒是安心做她的家庭主婦；楚璇結了婚，並沒有孩子，只有小邱和自己，聚在一起就有聊不完的孩子經，小邱有的是辦法，而自己呢？惠君不由得想起放棄留學，打算和仲文結婚時，仲文曾經問過：

「眼看著從前在你後頭的人，都一個個趕向前去，你會不會後悔？」

當時的答案是斬釘截鐵的「不！」字，如今竟有些猶豫了。小邱提議飯後看電影，楚璇徵詢惠君的意見，小邱搶著回答：「不必問她啦！保證是隨便，十幾年的婚姻磨下來，她早變成一塊糰子，捏什麼就像什麼，沒有一點個性。」

惠君平常最好說話，今天突然在乎起來。

「曉玟難得在家，我得回去陪她。」

其實，曉玟中午就回學校自習，仲文送她去，一個下午又耗在公司，惠君只是煩透了小邱，寧可抽個空，單獨和楚璇聊聊。

回到家裡，本來以為瑞麟會在，結果是失望了。撥個越洋電話給表姐，巴不得立刻找到一條生路，表姐說的輕鬆：

「你先弄個觀光護照吧！到這裏就留下來，搞個餐館開，日子很好過的。」

「不行啦！開餐館那有那麼容易？我只會燒幾道家常菜。」

「去學呀！什麼果雕啦！烙春捲皮呀！或者打中國結，反正唬洋人沒問題。我告訴你，往前走就對啦，行不通便拐個彎，放心！天無絕人之路。」



依著表姐的話，挑了果雕來學，又有同事建議該學電腦，加上原來的英語會話，惠君驟然忙碌起來。每天下班再去上三、四小時的課，回家累得倒頭便睡。仲文回來的時間愈拖愈晚，惠君倒不在乎，反正自己的時間也愁不夠用。

不管多忙，惠君還是在週末去接曉玟。一個星期不見，曉玟顯得異常沉默，惠君有些納悶：

「怎麼啦？模擬考不好？」

曉玟搖頭，惠君再猜：

「怪媽沒給你寫信？」

「不是啦！媽，雅娟從美國來信了。」

雅娟是曉玟的好友，三個月前去了美國。惠君知道曉玟哭過一場，也很想念她。

「她說：她想回來。」

「為什麼？」

「她爸媽沒有去，她一個人住在一個表親家，那個表親要：要：要：」

「怎樣？」

「要強暴她。」

「什麼？」

惠君一分神，差點撞上前車。曉玟氣憤難平：

「她媽媽已經趕去美國，說不定會把雅娟帶回來。」

那麼小的孩子，怎麼會呢？惠君寧可只是謠傳。

「雅娟信上說的？」

「她只說想回來，其他是同學聽說的，雅娟好可憐！媽，妳會不會把我一個人交給表姨？」

「不會的！要去我們全家都去。」

再次承諾，惠君的心更急。回到家裡，買些紅白蘿蔔、小黃瓜、蕃茄：等，開始實習果雕，一忙也忘了天黑，最後需要一把工具刀，喚曉玟去找，曉玟去了許久，猛然在瑞麟房裏大叫：

「媽，你快來。」

以為出了什麼意外，惠君衝入房裏。曉玟手上拿著一疊照片：

「哥好噁心。」

惠君搶過來，原來是不堪入目的小電影劇照。只覺一陣暈眩，惠君連聲叫喚：

「瑞麟！瑞麟！瑞麟！」

「哥還沒回來。」

曉玟的提醒讓惠君恢復理智，定下心來，才想起瑞麟最近不大一樣。本來以為是壓力重，看來是別有蹊蹺。抓起電話，惠君撥向補習班：

「我是何瑞麟的家長，請問……」

話沒說完，對方便搶著說明：

「何太太，我們正急著找您。何瑞麟已經有兩個禮拜沒來上課。」

「什麼？你們不是標榜點名確實，迅速通知家長嗎？」

「是！是！不過，這個禮拜我們連打幾通電話，府上都沒有人接。」

「他會去那裏？是不是交了壞朋友？」

「您先別急，他每天都有回家吧！」

「有啊！只是很晚，我還以為是你們加課，這孩子怎麼會……他本來很乖的。」

惠君急得好想罵人，當初聽過不少在補習班學壞的例子，沒想到瑞麟也是。

「何太太，我想他只是失去鬥志，並不是無可救藥，有人說：他最近常提要去美國，會不會是……」

「去不去美國是我們家的事，你們每學期收多少補習費，怎麼可以這樣誤人子弟？」

惠君一口氣發洩完，警覺自己太過火，忙又道歉。

「對不起，我急糊塗了，我會督促他，也麻煩你們嚴加管教。」

掛上電話，惠君腦子像走馬燈轉個不停，瑞麟會去那裏？看黃色電影？地下舞廳？撞球場？或者只是在西門

町閒逛，和蓋仙他們閒磕牙？

「曉玟！你有他好朋友的電話嗎？」

曉玟搖頭：

「他和國中的朋友都斷了往來，現在的朋友全是牛頭馬面，我才懶得理。」

「為什麼不早說。」

埋怨過後，惠君隨即後悔。連兒子交什麼朋友都不知道，怎能怪曉玟？曉玟提醒惠君：

「媽，你把照片丟掉嘛！真的好噁心。」

整一個月都在醫院，仲文伴著自己守在床前，終於熬過那段夢魘。仲文前兩天到香港出差，臨走前說：

「再半個月人事便有大異動，這是我最好的表現機會。妳要多安撫孩子，忍耐點！我得到一些暗示，調到美

國應該沒有問題。」

仲文不在身旁，惠君好似在大海裏失去一塊浮木。從前是兩個人撐起這個家，現在却失去一根樑柱。絕望之

中，惠君突然想起楚璇，謝天謝地！她沒有出門。連珠炮似說完狀況，楚璇居然還能笑：

「惠君，怎麼這點小事就把妳擊垮啦！不要太過緊張，很多孩子在成長的過程都會有這好奇的階段。」  
「他才十六歲呀！」

「妳以為十六歲還在吃奶？我看妳是疏忽了瑞麟，他故意用這種方式，引起你的注意。」  
被說是疏忽，惠君覺得冤枉：

「仲文為了送他們出國，每天拼老命工作，我也天天馬不停蹄！」

沒等惠君吐完苦水，楚璇就打斷她的話：

「出國？妳想送他們去當小留學生？」

「妳也知道小留學生？」

「當然知道，別提報上喧騰一時，我住的附近就有不少。優秀的固然有，很多是在那裏混日子，可憐的是骨肉分離，孩子的心理都不平衡。」

這些事惠君早有耳聞，並沒覺得奇怪。

「我也知道自己去的問題多，所以，仲文才換到美商公司，希望能爭取全家出去的機會。」

楚璇頓了一會兒，半晌才說：

「怎麼才幾年不見，你的觀念全變了？」

惠君掠一眼身旁，曉玟不在。

「瑞麟和曉玟的功課都不好，我們做父母的著不上力，眼看著沒有好學校念，你說我能不急？」

楚璇嘆口氣。

「唉！我看妳是中了小邱的毒，你以為把孩子送到美國，就是給他最好的前途？我那天碰到一個國營公司的副總，他提到自己從前沒考上好的高中，去念一個私立高職，每天把書包倒著背，唯恐人家看到校名，後來插班

五專、工技學院，現在能力強得很，三十五歲不到就做副總，惠君，路寬得很，幹嘛非走死巷子？」

惠君覺得楚璇是站在高處，不懂低處的濕冷。

「出國也是一條路啊！我表姐、小邱、我同事的孩子、仲文的同學：很多人都出去了，也都過得很好，你沒有孩子，不知道我們……」

話說一半，惠君忙住口。很多人說楚璇是自己不要孩子，但也有傳聞說她不孕。

「算了！反正仲文決定要走，我也沒辦法。妳只要告訴我：眼前這件事，我該怎麼處理？」

「別拿仲文當擋箭牌，難道妳真是癩癩，沒有一點主見？電話說不清楚，妳等我好了，我馬上過來。」

雖然挨罵，對楚璇的熱心，惠君仍是受用，從前和仲文鬧彘，就算是半夜，楚璇都是最好的調解人。曉玟不知何時溜出來，表情充滿焦慮：

「媽，哥到底怎麼回事？他上個禮拜向我借錢，我把零用錢都給他，禮拜三他又去學校找我，還有一個人和

他一起來，說是：說是：……

「說什麼？」

「他說哥欠他兩千塊。」

「賭博」是第一個閃過的念頭，惠君幾乎嚇出一身冷汗。幸好楚璇及時趕到，惠君像抓住救星：

「我怎麼這麼倒霉？人家做媽媽的成天搓麻將都沒事，我只不過去上幾天課，瑞麟就捅這麼大的漏子，剛才

曉玟說：他可能和人家賭錢。」

楚璇皺著眉頭，翻翻惠君遞過的照片：

「賭博是比看這些照片嚴重，不過，這些都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尖，根本問題在他失去了目標。」

「什麼目標？」

楚璇不答惠君，轉身問曉玟：

「對去美國的事，你有什麼感覺？」

曉玟笑一笑，答不上來，楚璇再追問：

「妳沒想過對不對？妳現在認真想一想，隨便說沒關係。」

「剛開始我很高興，因為去的同學都說：那裏沒有升學壓力，功課挺輕鬆的。後來，她們寫信回來，有的抱怨交不到好朋友，有的想家，也有的說英文程度太差，上課都聽不懂，我就有一點害怕，不太想去。可是，爸說他會幫我們解決，我又想：沒什麼關係啦！」

曉玟說完伸伸舌頭，楚璇笑著問：

「你在功課方面有沒有鬆懈？」

「還好啦！我很認真念英文，可惜底子不好。」

「瑞麟呢？你知不知道他的想法？」

曉玟偏頭想了想，攤開手表示不知道。楚璇轉而問惠君，惠君回憶這半年，只曉得他天天去補習，每星期有一張模擬考成績單，怕他自卑感更重，即使考壞了，也不敢多問。

「男孩比較認同父親，所以，以前都是仲文和瑞麟談得多，最近仲文忙，我也疏忽了。」

楚璇不改當年脾氣，仍舊愛分析，愛追根究底：

「你呢？有沒有想過出去做什麼？為什麼出去？」

惠君怕楚璇的眼神，想要閃躲。

「為了孩子。」

多年老友了，惠君終究瞞不過楚璇：

「孩子只是原因之一，是妳和仲文自己心理不能平衡，把握不住方向吧！大學畢業時，你選擇了平淡的生活

，現在覺得不甘心嗎？」

惠君被說中心事，只有用沉默來答覆。做這個決定，的確也有些賭一口氣的成份在。小邱和表姐都是只有美麗，沒有內涵的競爭者，難道自己甘居其後？

「惠君，妳還記得我在高中時說過的話嗎？不要光做美麗的蝴蝶：」

畢業時的留言還深深烙在惠君心底：

「去做辛勤採集的蜜蜂。」

兩人的相知相勉，不曾因歲月而淡去，楚璇深深感動。

「惠君，我們常被別人美麗的外表迷惑，而失去了自己。你看小邱那天不停炫耀，就相信她很幸福嗎？前天她打電話給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怎麼了？」

「唉！小邱下了一盤無法收拾的殘棋。她兒子在美國加入帮派，成天混日子，她急得兩頭跑，公司的女職員乘虛而入，搞得她連婚姻也亮起紅燈。」

惠君回憶仲文剛換工作時，自己也是成天疑神疑鬼，擔心他有外遇，幸好仲文經得起考驗。對小邱受的煎熬，惠君感同深受：

「小邱的先生是吃盡苦頭才追到她，怎麼會呢？」

楚璇深嘆：

「情感可以是最堅固的鑽石，却也可能是最易破碎的玻璃。你知道嗎？很多人都羨慕我的擁有一切，但上帝是公平的，祂給我一切，竟不給我最渴望的孩子。」

惠君知道這是楚璇心底最不願觸及的弦，不禁緊緊握住她的手：

「有沒有考慮領養？」

楚璇苦笑：

「很可笑吧！我到現在仍抱著一絲希望。有一段時間，我瘋狂得想要一個自己的孩子，實在得不到，才把自己放逐到國外去。這麼多年了，我煩透在國外那種飄泊的心情；而且，我還是害怕：空有美麗的彩翼，如果找不到自己的窩，終有一天凍斃在異域，恐怕都沒有人聞問。」

「現在國內有試管嬰兒了，你可以去試試。」

楚璇點頭：

「這正是促使我回來的主因。國內醫學有如此重大的突破，我竟沒有盡過一絲力量，當看到報導時，我比誰都能體會：這是太多不孕婦女的福音，而這項成就，又是多少人默默研究的成果，他們可能上不了報，却是造福人群的真正功臣。」

發覺楚璇的理想沒有變，惠君既喜且愧：

「這麼多年了，妳追求的還是釀蜜後的甜美。」

樓下隱約傳來鐵門聲，曉玟由房內衝出。

「媽，好像是哥回來了。」

惠君急著出去，楚璇拉住她：

「孩子是你最大的財富，好好和他談，如果失去家庭，任何天堂都只是假象。」

惠君點點頭，感覺好似在擁擠的車道上，紅燈剛過，綠燈亮起。

瑞麟進來時，電話響起，是仲文。

「惠君，孩子好嗎？」

惠君回頭望望瑞麟，楚璇正在和他聊天，是有些小問題，不過，來得及補救。

惠君聲音充滿喜悅：

「我做了一個新的決定，等你回來再說。對了！回來以後，我們帶孩子出去走走，好久沒有全家出遊了。」

還沒放下電話，曉玟已經歡呼起來，流失已久的信心又回到心中，惠君微微一笑：那感覺真好。